

醫貫

醫貫卷之二

主客辨疑

中風論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或不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方書以中風治之、余考之內經。則曰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寒中。或為熱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或為風痱。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舉者、並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論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岐伯

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痱三曰風癔四曰風痺、金匱要略中風篇云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虛寒所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症固爲因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八

風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修三子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彥修主乎濕反以風爲虛象而大異於昔人矣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爲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决殊不知因於風者眞中風也因於火於氣於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之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爲暴病暴死之症與風何相干哉如內經所謂三

陰三陽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必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之間。豈無所辨乎。辨之爲風。則從昔人以治之。辨之爲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之。（只此已了又何分輕重緩急）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當矣。惟其以因火因氣因濕之症。強引風而合論之。所以眞僞不分。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因濕症分出之。則眞中風病彰矣。

王安道之論甚妙。但類中風與眞中風並論。

無輕重緩急之分。二者分途各有輕重緩急其能死生人一也是在詳辨施治耳如謂眞中輕緩而類中重急不幾舉一而廢百乎亦不能無弊。

愚意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當專主虛論。不必兼風。亦太過之言。昔人因於風多主北方立言北方風氣而藏府經絡剛厚三家因火氣濕多主南方立言南方氣溫而藏府經絡柔薄。故北。多兼而南多劉其治迥不同也。其間亦有互見者。然果竟鮮少。而治亦稍變丹溪甚發明此說而没道疑之故趙氏亦刪而不錄其實未可抑也。河間東垣各發前人所未發。至為精妙。但有論無方。後人何所依從。而彥

修以陰虛立論亦發前人所未發惜乎以氣血濕痰爲主而不及眞陰不能無遺弊於後世焉此則誠有未及者然終不出陰虛二字之範圍矣但治法則後來加密亦踵事增華耳

東垣云有中風者卒然昏憒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語言謇澁等症此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氣衰之際或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耳

觀東垣之論，當以氣虛爲主，縱有風邪，亦是乘虛而襲。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當此之時，豈尋常藥餌能通達於上下哉。急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煎服卽甦。夫三生飲乃行經治痰之劑，斬關奪旗之將，每服必用人參兩許，駕馭其邪，而補助眞氣，否則不惟無益，適以取敗。觀先哲用芪附、參附，其義可見。若遺尿、手撒、口開、鼾睡爲不治，然用前藥多有得生者，不可不知。

三生飲方

生南星一兩、生川烏半兩去皮、生附子半兩去皮

木香二錢、

每服共一兩加人參一兩同煎

河間曰、所謂中風癱瘓者、非爲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

志過極皆爲熱甚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

觀劉氏之論則以風爲末而以火爲本世之

尊劉氏者專以爲劉氏主火之說不知火之

有餘水之不足也劉氏原以補腎爲本觀其

地黃飲子之方可見矣故治中風又當以眞

陰虛爲本

地黃飲子方

熟地　巴戟去心　山萸肉

肉蓯蓉酒浸　附子　石斛

五味子　茯苓　石菖蒲

遠志去心　官桂　麥冬去心

各等分每服五錢入薄荷少許薑棗煎

註云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謂少陰

氣厥不至急當溫之名曰痱症

但陰虛有二有陰中之水虛有陰中之火

虛火虛者專以河間地黃飲子爲主水虛

者又當以六味地黃爲主果是水虛則辛

熱之藥與參芪之品俱不可加

河間東垣專治本而不治風。可謂至當不易之論。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爲主。自後世醫書雜出。而使後學狐疑不决。丹溪纂要曰。有氣虛有血虛。有濕痰。左手脈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以四物湯補血之劑爲主。而加以竹瀝姜汁。右手脈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以四君子補氣之劑而佐以竹瀝姜汁。如氣血兩虛而挾痰盛者。以八物湯爲主。加南星半夏竹瀝姜汁之類。（分左右屬氣血亦太拘著不甚驗也）丹溪之論平正通達。宜世之人盛

宗之。但持此以治中風。而多不驗。或少延而久必斃。何也。蓋治氣血痰之標。而不治氣血痰之本也。須知此症發由根本。即治氣血痰之本亦仍多不效。少延必斃者。以其病根久而發之。驟病雖新而藏已竭也。人之有是四肢也。如木之有枝幹也。人之氣血榮養乎四肢也。猶木之漿水灌溉乎枝葉也。木有枝葉。必有根本。人之氣血豈無根本乎。人有半身不遂。而遷延不死者。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之枝幹先萎耳。人有形容肥壯。忽然倒仆而即斃者。如木之根本已絕。其

枝葉猶滋榮猶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忽遇大風而摧折矣觀此則根本之論明矣然所謂氣血之根本者何蓋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而火與水之總根兩腎間動氣是也此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之源呼吸之門三焦之根又名守邪之神經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名曰氣立氣止則化絕今人縱情嗜慾以致腎氣虛衰根先絕矣一或內傷勞役或六淫七情少有所觸皆能卒中此陰虛陽暴

絶也須以參附大劑峻補其陽繼以地黃丸十補丸之類填實真陰又有心火暴甚腎水虛衰又兼之五志過極以致心神昏悶卒倒無知其手足牽掣口眼喎斜乃水不能榮筋筋急而縱也小兒發搐亦是火燥木急俗云風者乃風淫末疾之假象風自火出也小兒慢驚慢脾皆此症但治法不同耳須以河間地黃飲子峻補其陰繼以人參麥門冬五味子之類滋其化源此根陽根陰之至論也若夫所謂痰者凡人將死之時必有痰何獨中風為然透論

要之痰從何處來痰者水也其原出乎腎張仲景曰氣虛痰泛以腎氣丸補而逐之此是本論然直從本治亦止一法未可以概其餘但須明此理耳觀此凡治中風者既以前法治其根本則痰者不治而自去矣若初時痰涎壅盛湯藥不入少用稀涎散之類使咽喉疏通能進湯液即止若必欲盡攻其痰頃刻斃矣戒之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劈中分

陰陽水火。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以陰虛爲主。又有一等人身半以上。俱無恙。如平人。身半以下。軟弱麻痺。小便或濇。或自遺。果屬氣乎。屬血乎。此亦足三陰之虛症也。不可不知。

經曰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得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

蓋胃與脾爲表裏陰陽異位更實更虛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是故腸胃虛則內從於脾內從於脾則脾之陰盛故胃脈沉鼓濇也濇爲多血少氣胃之陽盛則脾之陰虛虛則不得與陽主內反從其胃越出於部分之外故胃脈鼓大於臂外也大爲多氣少血心者元陽君主宅之生血生脈因元陽不足陰寒乘之故心脈小堅急小者陽不足也堅急者陰寒之邪也夫如是心胃脾三脈凡有其一即爲偏枯者何也蓋心

是天眞神機開發之本。胃是谷氣。充大眞氣之標。標本相得。則胸膈間之膻。中氣海所畱。宗氣盈溢。分布四藏三焦。上下中外無不周徧。若標本相失。則不能致其氣於氣海。而宗氣散矣。故分布不周於經脈。則偏枯。不周於五藏。則瘖。卽此言之。是一條。可爲後之諸言偏枯者綱領也。未有。不因眞氣不周。而病者也。岐伯此句爲偏枯之本

乾坤生氣云、凡人有手足漸覺不遂、或臂膊及髀股指節麻痺不仁、或口眼喎斜、語言蹇澁、或

胸膈迷悶、吐痰相續、或六脉弦滑、而虚軟無力
雖未至於倒仆、其中風暈厥之候、可指日而决
矣、須預防之、愚謂預防之理、須節飲食、戒七情
遠房事、此至要者也、如欲服餌預防須察其脉
症之虚實、如兩尺虚衰者、以六味八味培補肝
腎、如寸關虚弱者、以六君子十全大補之類急
補脾肺、纔有補益、若以搜風順氣及清氣化痰
等藥、適所以招風取中也、
岐伯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

而痛也、　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一邊枝幹先萎者是也。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針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

二曰風痱、謂身無疼痛、四肢不收也、　如癱瘓是也、癱者坦也、筋脈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渙也、血氣渙散而無用也、志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

三曰風癔、謂奄然忽不知人也、　咽中塞窒、舌強不能言、則是急中風、而其候也。發汗身軟者

生。汗不出身硬唇乾者死。覩其鼻人中左右上下。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死。

四曰風痺、謂諸痺類風狀也、經曰。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曰痛痺。筋骨掣痛。曰著痺。著而不行。曰行痺。走注疼痛。曰周痺。周身疼痛。又曰行痺。屬風。痛痺。屬寒。著痺。屬濕。

如正氣不足之症。只補正氣。不必袪邪。如邪氣有餘。若痺症之類。痿痺又當另分門講其法雖亦不一大約多責之陽明以扶正氣爲主。不、可、不、少、用袪邪之法。如易老

天麻丸之類。

天麻丸方

天麻六兩酒浸三日焙乾除風　牛膝六兩酒浸三日焙乾強筋

玄參六兩樞機骨領　杜仲七兩使筋骨相著

萆薢六兩另為末壯筋骨　當歸二十兩和血養脈

炮附一兩行諸經中血　羌活十兩去骨間風

生地十六兩益真陰

諸書所載名曰愈風丹與此方相合治諸風肢體痲木手足不遂等症但愈風丹無

附子加肉桂三兩地黃一觔其餘品味分兩同

或曰風淫所勝治以辛凉何故反用桂附使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而風木益甚耶曰此是腎虛真陰失守孤陽飛越若非桂附何以追復其散失之元陽其痰涎上湧者乃水不歸源也其面赤煩渴者火不歸源也惟桂附能引火歸源故效水火既歸其原則水能生木木不生風而風自息矣

論口眼喎斜

靈樞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能收故僻、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於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寒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右。右中寒則逼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

、口之喎灸以地倉目之斜灸以承泣苟不效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為偏上不得出下

不得泄眞氣爲風邪所陷故宜灸經曰陷下則灸之是也

惟外中風邪者方有喎斜等症若夫熱則生風者不可謂盡得病於窗隙之風縱有喎斜等症乃假象也亦不甚蓋火盛則金衰金衰則木盛木盛則生風惟潤燥則風自息不必用前灸法

素問曰諸風掉眩支痛強直筋縮爲厥陰風木之氣自大寒至小滿風木君火二氣之位風主動善行數變木旺生火風火屬陽多爲兼化且

陽明燥金主於緊斂縮勁風木為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謂已極過。則反似勝已之化。故木極似金。況風能勝濕而為燥。風病勢甚而成筋縮燥之甚也。如此等症。正所謂風淫所勝。治以清凉者也。不宜用桂附。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之的方。即麻黃桂枝湯之變方也。其間隨六經之形症。逐一加減。未便。可。拔。方。統用其全方也。

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有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知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桂枝黃芩。如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子乾姜甘草。少陰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風無此四症。六經混淆。係於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瘫。或麻木不仁。每續命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係六經有餘之表症。須從汗解。

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少。間而有之。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黄　人參　黄芩　白芍

防巳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本方無附子防風防巳

金匱原方有乾姜無黃芩白芍防巳防風附子此千金方也千金無石膏因時加之又有雲岐子加減法

許學士云氣中者因七情所傷

經曰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皮槁志傷於盛怒則腰脊重難俛仰也又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故憂愁不已氣多厥逆牙關緊急若作中風誤治殺人多矣蓋中風者身溫且多痰涎中氣者身涼而無痰涎亦有有痰涎者但不如中風之甚耳宜蘇

合香丸灌之即甦。經曰無故而瘖。脈不至者。雖不治自已。爲氣暴逆也。氣復自愈。
王節齋云飲食過傷。變爲異常急暴之病。人所不識。多有飲食醉飽之後。或感風寒。或著氣惱。食塡太陰。胃氣不行。須臾厥逆。昏迷不省。若誤作中風中氣治之。立斃。惟以陰陽淡鹽湯探吐之食出即愈。經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詳見格致餘論。木鬱則達之條下。已上二條論當與厥門互看。

有一等形體肥胖。平素善飲。忽一日舌本硬強。語言不清。口眼喎斜。痰氣上湧。肢體不遂。此肥人多中。以氣盛于外。而歉於內也。此即東垣形盛氣衰一條例下兼之酒飲濕熱之症。須用六君子。加煨葛根。山梔神曲而治之。此法亦止可施之未中之前中後當以純壯胃氣之藥多用人參以挽之參下條丹溪之法

有一人久病滯下。忽一日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瀉。脈無倫。丹溪先生曰。此陰虛陽暴絕也。得之病後而酒且內。急治人參膏。而促灸其氣海

頃之手動又頃之唇動參膏成三飲之而甦後服盡數觔而愈　觀此凡人大病後及婦人產後多有此症不可不知

按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人於有生之初先生命門胞系在臍故氣海丹田實爲生氣之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故灸而效主意謂合於八味也

華陀救陽脫方察果爲陽脫乃可用附子一个重一兩切作八片白朮乾姜各五錢木香二錢爲末煎先用葱白一握炒熟熨臍下次候藥冷灌服須

與又進一服

有一婦人先胸脇脹痛(肝火先厥)後四肢不收(筋脈失職)自汗如雨小便自遺(疎泄失職)大便不實口緊目瞤(木火生風)飲食頗進(藏不傷也)十餘日或以為中藏甚憂請薛立齋先生視之曰非也若風既中藏眞氣既脫惡症既見禍在反掌安能延至十日乃候其色面目俱赤而或青診其脈左三部洪數惟肝尤甚乃知胸乳脹痛肝經血虛肝氣否塞也(若中風先無此症矣)四肢不收肝經血虛不能養筋也自

汗不止肝經血熱津液妄泄也小便自遺肝經
熱甚陰挺失職也大便不實肝木熾盛尅脾土
也遂用犀角散四劑諸症頓愈又用加味逍遙
散調理而安後因鬱怒前症復作兼發熱嘔吐
飲食少思月經不止此木盛尅土而脾不能攝
血也用加味歸脾爲主佐以逍遙散而愈後每
遇怒或睡中手足搐搦復用前藥即愈
唐柳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沉欲脫羣醫束手相
視許胤宗曰是餌湯藥無及矣即以黃芪防風

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騰騰如霧熏蒸之是夕語更藥之而起

盧州王守道風噤不能語王克明令熾炭燒地上洒以藥置病者於其上須臾小蘇

已上二法病至垂絕湯液不及亦治法之變者也

有平人居無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動搖默默不知人目閉不能開口噤不能言或微知人惡聞人聲但如眩冒移時方寤此由出汗過多血少

氣併於血陽獨上而不下氣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氣過血還陰陽復通故移時方寤名曰鬱冒亦名血厥婦人多有之宜白微湯倉公散

厥

常病陽厥補陰壯水之主陰厥補陽益火之源此陰厥陽厥與傷寒陰陽二厥不同傷寒陽厥用推陳致新陰厥用附子理中冰炭殊塗生死反掌慎之慎之

陽氣衰乏者陰必湊之令人五指至膝上皆寒

名曰寒厥是寒逆於下也宜六物附子湯主之陰退則陽進陰氣衰於下則陽往湊之故令人足下熱也熱甚則循三陰而上逆謂之熱厥宜六味地黃丸主之肝藏血而主怒怒則火起於肝載血上行故令血菀於上是血氣亂於胸中相薄而厥逆也謂之薄厥蒲黃湯主之諸動屬陽故煩勞則擾乎陽而陽氣張大陽氣張大則勞火亢矣火炎則水乾故令精絕是以遷延辟積至於夏月內外皆熱水益虧而火益亢孤陽

厥逆如煎如熬故曰煎厥宜人參固本丸主之五尸之氣暴淫於人亂人陰陽氣血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形氣相離不相順接故令暴厥如死名曰尸厥宜二十四味流氣飲蘇合香丸主之寒痰迷悶四肢逆冷名曰痰厥宜姜附湯主之胃寒即吐蚘蟲名曰蚘厥宜烏梅丸加理中湯主之氣爲人身之陽一有怫鬱則陽氣不能四達故令手足厥冷與中風相似但中風身溫中氣身冷耳名曰氣厥宜八味順氣散

主之

又有食厥者飲食自倍適有惡觸胃氣不行陽併於上其症上半身熱腹悶或心煩頭痛自臍以下至足冷如氷鉄擁爐不熱醫以爲陰寒而温補之必斃此足陽明氣逆作厥也故兩手不逆冷平胃加減保和丸主之

六物附子湯

附子　肉桂　防已各四錢　炙甘草二錢

白朮　茯苓各三錢

蒲黄湯

蒲黄一兩炒褐色　清酒十六盞熱沃之温服

二十四味流氣飲

丁香　肉桂　草菓　麥門冬

赤茯苓　木通　檳榔　枳殼

厚朴　木瓜　青皮　陳皮

木香　大腹皮　人參　白术

甘草　紫蘇　香附　菖蒲

蓬莪术

烏梅丸

烏梅三十个去核　人參　細辛

黃附　附子炮　桂枝洗淨炮各六錢

黃連一兩六錢炒　乾姜炮一兩　當歸酒浸

川椒去目及閉口者各四錢　共爲丸理中湯下

八物順氣散

白芷　台烏　青皮　陳皮　人參　白术

茯苓　甘草

傷寒論

當看傷寒論原本及婁全善綱目近日喻嘉言尚論篇亦有發明此篇與張景岳之論皆本薛新甫並宜參究不可求簡捷守一說以誤世

傷寒專祖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始易以通曉為因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攷證者漸明逮陶節菴先書吳綬蘊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二書不甚能著此理寻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一辨明庶不使陰陽二症混亂太傷寒治之得其綱領不難也若求之多岐則支離矣先以陽症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

次肌肉又次筋骨腸胃此其漸入之勢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症寒鬱皮毛是爲表症若在他經則無此症矣脈若浮緊無汗爲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爲解浮緩有汗爲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爲解太陽經在最外一層故邪入皮毛即先傷之皮毛不能傳變由太陽之絡傳經而後內入諸經也邪客於皮毛即玄府閉人身藏府之氣無刻不與外氣通故和暢玄府閉則內氣不能泄而生熱非風寒能變熱也此時但發其皮毛玄府開而邪隨汗散矣麻黃桂枝汗皮毛之方非解中之方也表不解則熱積而日甚從本經反而之內及各

經井滎俞原合交會之處則
熱交於他經而各經病見矣若無頭疼惡寒脈
又不浮此爲表症罷而在中中者何表裏之間
也乃陽明少陽之分脈不浮不沉在乎肌肉之
間謂皮毛之下也然有二焉若微洪而長即陽
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
而數少陽脈也其症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
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
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
兼散邪肌肉不能傳變肌肉之中皆經絡也經絡皆謂之中裏則府藏表則皮毛府藏

之氣血惟經絡傳達外邪之壅熱亦惟經絡傳變故陽明少陽皆從中治中者經病非胃與膽病也經病用和解和解亦必由汗散然非開發皮毛之法矣蓋邪初客表經中陰津未傷但啓其竅而汗自通及熱傳中經血液燔燥竅雖啓而汗爲熱隔不能達外庸工不知尚用風熱之藥以發其表益助熱而耗陰汗原乾涸究竟不得汗而斃者多矣仲景和解只淸解熱邪而津液自存陰汁既充洶出肌表而外邪自然渙散此發汗以開玄府與開玄府以出汗之逈乎不同也

過此爲邪入裏爲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之筋骨之間方是此爲傳府所謂胃病正陽明病也若脈沉實有力外症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

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熱既入裏離表、巳逮驅出爲難、故就大便通泄、其熱從其近也、得汗而經熱從汗解、非汗爲害、而欲祛之也、便矢而府熱從矢出、非矢爲難、而欲攻之也醫不察此、專與糟粕爲敵、自始至終、但知消尅瀉下之法、禁絶飲食、惟求一便矢以畢其能事、夭人生命、如是者、曰矢醫、以陰症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卧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沉遲無力、此爲陰症、不從陽經傳入熱症治例、更當看外症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姜附湯四逆湯以溫之、陰症者、寒邪直入三陰之經、以三陽主氣衰無

熱拒寒故也三陰各有分症今人都以房勞後得病不分陰陽脉症輙命曰陰症致令病家諱言惡聞此二字亦可笑矣房勞得病乃挾虛感有陽有陰非必爲陰也

由此觀之可見傷寒者由皮毛當加經絡二字而後入府藏當分看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爲熱症其人必素有火者中寒者直入藏府始終惡寒而並無發熱等症其人必無火者一則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耶

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

桂枝　芍藥　甘草

麻黃湯　治太陽經傷寒發熱無汗惡寒

麻黃　桂枝　甘草　杏仁

寒傷榮、風傷衛、衛陽也風亦陽也、陽從陽之類、故風能傷衛、榮陰也、寒亦陰也、陰從陰之類、故寒能傷榮、

辛甘發散爲陽風宜辛散寒宜甘發桂枝辛而熱者故能發散衛中之風邪麻黃甘而熱者故能發散血中之寒邪又桂枝麻黃氣味俱輕陽

中之陽故能入太陽經散皮膚之風寒也此二方者乃治冬月正傷寒之的方霜降後春分前此時太陽寒水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太陽寒水之氣乘虛而客入於太陽經同氣相求故易以傷也仲景特以殺氣最重故詳言之其餘時月則無傷寒二方不可用也今人醫牌上多書治四時傷寒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活人書言頭痛如破者連鬚葱白湯不可便與升麻葛根湯恐太陽流入陽明是太陽邪氣引入陽明不能

解也未至少陽者不可便與柴胡湯

葛根湯

赤芍　葛根　葱白　生姜　桂枝　麻黄

甘草　大棗

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　如有惡寒

症本方加麻黄　惡風加桂枝　如正陽

明府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

小柴胡湯　治少陽胆經耳聾脇痛寒熱

往來口苦

柴胡　黄芩　甘草

此經無出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如兼陽明症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症用大柴胡湯兼表兼下

太陽經表之表也行身之背陽明經表之裏也行身之前少陽經半表半裏也行乎兩脇之旁過此則少陰太陰厥陰俱入藏而爲裏

大柴胡湯　表症未除而裏症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黄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黄

枳實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脉洪大者

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爲大忌倘是陰

虛發熱脉之者死若五六月暑病者必

用此方又當審其虛實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調胃承氣湯　治太陽陽明不惡寒反惡

熱大便秘結而嘔日晡潮熱者陽明有

二症在經則解肌入府則攻下

大黃　甘草　硭硝

小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

病在太陰無表症汗後不惡寒潮熱狂

言而喘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氣湯　治陽明太陰譫語五六日不

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

發熱脉沉實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桃仁承氣湯　治外症已解小腹急大便

黑小便利爲淤血症

桃仁　大黃　桂枝　芒硝　炙草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血脈不通四肢厥

逆在臂脛之下若陰症則上過乎肘下

過乎膝以此爲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大凡傷寒邪熱傳裏結實須看熱氣淺深用藥

今醫不分當急下可少與宜微和胃氣之論一概用大黃芒硝亂投湯劑下之因之枉死者多矣予謂傷寒之邪傳來非一治之則殊耳病有三焦俱傷者則痞滿燥實堅俱全宜大承氣湯厚朴苦溫以去痞枳實苦寒以泄滿芒硝鹹寒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病斯愈矣邪在中焦則有燥實堅三症故用調胃承氣湯以甘草和中芒硝潤燥大黃泄實不用枳實厚朴恐傷上焦元氣調胃之名由此立矣上焦受

傷則痞而實用小承氣湯枳實厚朴之能除痞大黃之泄實去芒硝不傷下焦眞陰謂不伐其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湯則有表症尚未除而裏症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可以此湯通表裏而緩治之尤有老弱及血氣兩虛之人不宜用此故經云轉藥孰緊有芒硝者緊也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大柴胡又次之其大柴胡加芒硝方得轉藥蓋爲病輕者設也仲景云蕩滌傷寒熱積皆用湯藥切不宜用丸藥不可不知乃今人輒用滚

痰涎積等丸治傷寒何也如欲用此三方須以手按病人自胸至小腹果有硬處手不可近方敢下手然其至妙處尤須辨舌之燥滑若何此金鏡錄三十六舌不可不細玩也看金鏡三十六舌當參其意而勿泥其法然亦有三十六舌之所未及者即以意通之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利脈細無力此自陰症受寒即眞陰症非從陽經傳來凡從陽經傳陰經者不作陰症仍從陽經中治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

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腹滿腹痛皆是陰症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槩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若自利腹痛小便清白宜温中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脉者通脉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陰毒病手足指甲皆青脉沉細而急者四逆湯無脉者通脉四逆湯陰毒甘草湯臍中葱熨氣海關元著艾可炙二三百壯乃用温和補氣之

藥通其內外以復陽氣若俱不效死症也

理中湯　治卽病太陰自利不渴寒多而

腹痛等症

人參　甘草　乾姜　白术　加附子卽爲附子理中湯

眞武湯

茯苓　芍藥　生姜　附子　白术

四逆湯

附子　乾姜　甘草

术附湯

白朮　甘草　附子

姜附湯

乾姜　附子

回陽反本湯　治陰盛格陽陰極發躁渴而面赤欲坐臥泥水中脈來無力或脈全無欲絕者

熟附　乾姜　甘草　人參　五味子

黃連　臘茶

面戴陽者下虛也加連鬚葱白七莖用澄

辛未年
甲乙月
戊巳時
丁亥刻

淸泥漿水煎臨服須以冷水探冷入猪胆汁人尿各一匙服無脈者脈漸出者生暴出者死

已上皆眞陰症人皆知之至於反常則不易曉有發熱面赤煩躁揭去衣被飲冷脈大誤認爲陽症投寒藥死者多矣必須憑脈下藥不問浮沉大小但指下無力按至筋骨全無力者必有伏陰不可與凉藥若已曾服過凉藥脈必鼓指而有力脈又難憑矣若一應茶湯及寒熱藥俱

吐者此陰盛格陽急用白通湯加人尿胆汁以通拒格之寒所以仲景傷寒論中傳經與直中並論者正謂有陽症似陰陰症似陽所宜詳辨但年久散亂後人誤相補集致使不明如太陽症頭痛發熱當脈浮而反沉又似少陰矣故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如少陰症脈沉應無熱而反發熱者又似太陽矣須用甘草乾姜附子湯如陰症四肢厥逆而陽症亦有厥逆者此四逆湯與四逆散不同如陰症下利而陽症亦有漏底

者此理中湯與黃龍湯不同也若此之類疑似難明幸陶節菴六書已明分矣予又有說焉若讀傷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明而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眞陰眞陽不明而殺人亦多矣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東垣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飢飽勞逸發熱

等症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以爲內傷多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爲主加減出入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黄兼傷風者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黄連兼傷濕者本方加羌活實萬世無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之一門也分明然世間真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傷寒無異此是薛氏綱宗反不論及何哉今之人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

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書法已窮柰何豈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於陰虛發熱者（四字宜詳）見其大熱面赤口渴煩躁與六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部渴甚躁極或欲飲而反吐（此症亦有陽明實者故須辨陰陽二字真假）即於六味湯中加肉桂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嚥即愈予嘗以此活人多矣敢以秘私乎因製補天要論一卷以補前人之不逮所望於高明者再加裁奪幸甚幸甚且舉傷寒口渴

一症言之邪熱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仲景要旨在此其次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並無治法縱有治者徒知以芩連知栢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形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眞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立愈此法用之挽回敗症之燥渴多應手若陽明實症初起煩不得效何至傳至少陰而成燥實堅之症乎固有不必傳少陰而亦壞者即傳少陰燥實止三條一則病二三日而燥乾此陽明急症故宜急下非久而傳者可

待緩治也一則自利清水此熱逼少陰非少陰不上濟也一則腹脹不大便此胃土實致腎水竭非腎水竭而致胃實也既成燥實堅之症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豈以三湯為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況不愈者十之八九哉當時若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況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症口渴煩燥與傷寒無異彼之承氣者不過因亢則害

下之以承眞陰之氣也予今直探其眞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濡頃刻爲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壞症得此眞有神功况腎水旣虛矣復經一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愼之愼之吾爲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詳言之

陶節菴亦悟此理有云自氣而之血血而復之氣者大承氣湯下之自血而之氣氣而復之血者生地黃黃連湯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氣湯對子又與三黃石膏湯相表裏是皆三焦

包絡虛火之用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湯降血中之火耳陶氏以血爲陰故有此論惜乎其不識眞陰眞陽之至理也

生地黄黄連湯

生地　川芎　當歸　梔子　黄連　黄芩

芍藥　防風

此方與地黄丸有未合者予用陽明陰藥治之甚效予友高鼓峰造滋水清肝飲取地黄丸之探原而不賜於中取生地湯之降火而不犯於下眞從來之所未及與予法衆用無不應者

合而言之眞知其爲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

重在眞知二字 湯眞知其爲陽虛直中也則用附子理中湯眞知其爲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眞知其爲陰虛無火也則用八味腎氣湯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症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少誤惟以補正爲主不可攻邪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 二句灼然妙理與景岳論參看更明自然二字妙甚

從東垣補中益氣論來 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百戰百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戰者服上刑

溫病論

夫傷寒二字蓋冬時嚴寒而成殺厲之氣觸冒之而即時病者乃名傷寒不即發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至夏變爲暑病語本叔和於理頗謬尚論篇辨之極詳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既變爲溫則不得復言其爲寒不惡寒而渴者是也此仲景經文也叔和序例也其麻黃桂枝爲即病之傷寒設與溫熱何與受病之原雖同所發之時則異仲景治之當別有方緣皆遺失而無徵是以各家議

論紛紛至今未明也劉守真謂欲用麻黃桂枝必加凉藥於其中以免發黃之病張子和六神通解散以石膏寒藥中加麻黃蒼朮皆非也蓋麻黃桂枝辛熱乃冬月表散寒邪所宜之藥不宜用於春夏之時陶氏欲以九味羌活湯謂一方可代三方亦非也羌活湯易老所製之方乃治感四時不正之氣（其實傷寒溫熱病皆四時不正之氣太過不及即是不正非傷寒別有法也）如春宜溫而反寒夏宜熱而反溫秋宜凉而反熱冬宜寒而反溫又有春夏秋三

時為暴寒所折雖有惡寒發熱之症不若冬時肅殺之氣為甚故不必麻黃桂枝以散寒惟宜辛涼之藥通內外而解之况此方須按六經加減之法不可全用也不若逍遙散為尤妙亦當變通諸法加減出入用之眞可一方代三方也總無一方統貫之理然則欲治溫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請申而明之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枯矣渴只是津液少耳乃陽明陰虧也但津液原於腎胃陰虧則腎水救之亦涸故初則當清火而存胃升久而敗乃當責之腎耳

趙氏直命之腎水乾枯亦甚言之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亦不能深入所以不卽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自冬至三四月歷時旣久喩氏闡之最明火爲寒鬱於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太過蓋甲木陽木也藉癸水而生腎水旣枯至此時强木旺無以爲發生滋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所感冒也海藏謂新邪喚出舊邪非也若復有所感表又當惡寒矣子以六味地黃滋其水以柴胡辛凉之藥舒其

本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予又因此而推廣之凡久時傷寒者亦是鬱火症。至理若其人無火則爲直中矣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由肌肉而府藏不能直中也今人皆曰寒邪傳裏寒變爲熱既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爲熱又何爲而能變熱耶不知即是本身之火爲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明白無疑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即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即土鬱則奪之小柴胡湯

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諸語支離多岐（其論太過便於理不精細）凡雜症有發熱者皆有頭疼項強目痛鼻乾脇痛口苦等症何必拘爲傷寒局傷寒方以治之也余於冬月正傷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不知亦鬱火治也）其餘但不惡寒者作鬱火治（惡寒亦是鬱火）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民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寒是鬱病余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爲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

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寒氣外凝內鬱之理腠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不宣通濕氣內結中外相薄寒盛熱生故人傷於寒轉而為熱汗之則愈明此經語則傷寒鬱症皆透矣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為鬱火者不為無據故特著鬱論一篇

論陽毒陰毒

金匱要畧云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

陰毒之為病面目靑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死生
如陽毒升麻鼈甲湯并主之
千金云陽毒湯治傷寒一二日變成陽毒或服
藥吐下後變成陽毒身重腰脊背痛煩悶不安
狂言或走或見鬼神或吐血下利其脉浮
陽毒升麻湯
升麻半兩　當歸　川椒　雄黃
桂枝各一兩
毎服五錢水一鍾半煎一盞温服覆手足

取汗得吐亦佳

陰毒甘草方

甘草　升麻各半兩　當歸　川椒

鼈甲各一兩

服同前

此二方與傷寒論陽毒陰毒特異故記之是感天地疫癘非常之氣沿家傳染所謂時疫症者是也

鬱病論

鬱理經此公發洩幾無剩義矣書中每抑丹溪然終於丹溪人身諸病多生於鬱一語悟入何可抑也

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

註內經者謂達之吐之也令其條達也發之汗之也令其疏散也奪之下之也令其無壅凝也泄之謂滲泄解表利小便也折之謂制其衝逆也予謂凡病之起多由於鬱鬱者抑而不通之

義內經五法為因五運之氣所乘而致鬱不必作憂鬱之鬱憂乃七情之病但憂亦在其中丹溪先生云氣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又製為六鬱之論立越鞠丸以治鬱婦人怫鬱病府而藏不病者與血病而不燥者未嘗不得力也曰氣曰濕曰熱曰痰曰血曰食而以香附撫芎蒼朮開鬱利氣為主謂氣鬱而成濕濕滯而成熱熱鬱而成痰痰滯而血不行血不行而食不消此六者相因為病者也此說出而內經之旨始晦亦未嘗不相發明此論太

過內經之旨又因釋註之誤而復晦此鬱病之不明於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擴而充之其於天下之病思過半矣且以註內經之誤言之其曰達之謂吐之吐中有發散之義凡木鬱者乃少陽胆經半表半裏之病多嘔酸吞酸症雖吐亦有發散之益但謂無害耳焉可便以吐字該達字耶達者暢茂條達之義王安道曰肝性急怒氣逆胠脅或脹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

之一法中有前後宜辛升在前苦降在後一方

中有輕重宜發陽輕而引陰重達之則不得力

又如久風入中爲飧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爲飧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此王氏推廣達之之義甚好　火鬱則發之發之汗之也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使勢窮則止其實發與達不相遠蓋火在木中木鬱則火鬱相因之理達之即所以發之即以達之之藥發之此隔治也無有不應而非汗之之謂也汗固能愈然火鬱於中未有不蒸蒸

汗出此火逼之汗非散火之汗也須發之得其術耳　土鬱奪之謂下奪之如中滿腹脹勢甚不能頓除者非力輕之劑可愈則用寒鹹峻下之劑以劫奪其勢而使之平此下奪之義也愚意謂奪不止下如胃亦土也食塞胃中下部有脈上部無脈法當吐不吐則死內經所謂高者因而越之以吐為上奪而衰其胃土之鬱亦無不可東垣書引木鬱於食塡肺分為金尅木何其牽強　金鬱泄之如肺氣膹滿胸憑仰息非解利肺氣之

劑不足以疏通只解表二字足以盡泄金鬱之義肺主皮毛解表則金氣達不必更滲泄利小便而滲利自在其中況利小便是泄水鬱之治法矣　獨水鬱折之難解愚意然調其氣四句非總結上文也乃爲折之二字恐人不明特說此四句以申明之然猶可也水之鬱而不通者可調其氣而愈如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肺爲腎水上原凡水道不通者升舉肺氣使上竅通則下竅通若氷注之法自然之理

其過者淫溢於四肢四肢浮腫如水之泛濫須折之以其畏也蓋水之所畏者土也土衰不能制之而寡於畏故妄行茲惟補其脾土俾能制水則水道自通不利之利即所謂瀉之也如此說則折字與瀉字於上文接續而折之之義益明矣　內經五法之註乃出自張子和非王啓玄舊文故多誤予旣改釋其誤又推廣其義以一法代五法從此通之則可亦有隔治而愈者若謂一方可治五鬱則主張太過神而明之屢獲其效故表而書之蓋東方先生

木木者生生之氣即火氣空中之火附於木中木鬱則火亦鬱於木中矣不特此也火鬱則土自鬱土鬱則金鬱而水亦鬱矣此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朱子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其木鬱而諸鬱皆因而愈舉一廢百一方者何逍遙散是也方中惟柴胡薄荷二味最妙薄荷是此老加入却解說得好蓋人身之胆木乃甲木少陽之氣氣尚柔軟象草穿地始出而未伸此時被寒風一鬱即萎軟抑遏而不能上伸不能上伸則下尅脾

土而金水併病矣惟得溫風一吹鬱氣即暢達。蓋木喜風風搖則舒暢若寒風則畏矣溫風者所謂吹而不寒楊柳風也木之所喜也柴胡薄荷辛而溫者惟辛也故能發散溫也故入少陽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左金丸。此立齋法也

左金丸止黃連吳茱萸二味黃連但治心火吳茱萸氣臊肝之氣亦臊同氣相求故入肝以平木木平則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之所以得名也

此又法之巧者。然猶未也。一服之後。繼用六味地黃加柴胡芍藥服之以滋腎水。亦立齋法也合逍遙散謂腎肝同治但立齋去芍藥趙氏單用芍藥爲不同俾水能生木。逍遙散者。風以散之也。地黃飲者。雨以潤之也。以二義治各藏之鬱則無餘而法不可以不變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鬱既舒。木不尅脾土。且土亦滋潤無燥熇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謂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豈惟是哉。推之大之。千之萬之。其益無窮。凡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惡寒惡熱。嘔吐吞酸嘈雜

胸痛脇脇痛小腹脹悶頭暈盜汗黃疸瘟疫疝氣飧泄等症皆對症之方也推而至於傷風傷寒傷濕除直中外凡外感者俱作鬱看（此非於丹溪得）宗乎以逍遙散加減出入無不獲效如小柴胡湯（此有論端在）四逆散羗活湯大同小異然不若此方之響應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存乎人耳倘一服即愈少頃即發或半日或一日又發發之愈頻愈甚此必屬下寒上熱之假症此方不宜復投（分明）當改用溫補之劑如陽虛以四君子湯加

温熱藥陰虛者則以六味湯中加温熱藥其甚者尤須寒因熱用少以冷藥從之用熱藥冷探之法不則拒格不入非惟無益而反害之病有微甚治有逆從玄機之士不須予贅

古方逍遥散

柴胡　薄荷此味可進退用　當歸　芍藥

陳皮　甘草　白朮　茯神

以加味逍遥散六味丸治鬱自薛長洲始也然長洲之法實得之丹溪越鞠之芎藭即逍遥之歸芍也越鞠之蒼朮即逍遥之白朮也越鞠之神麯即逍遥之陳皮也越

鞠之香附即逍遙之柴胡也越鞠之梔子即逍遙之加味也但越鞠峻而逍遙則和矣越鞠燥而逍遙則潤矣此則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亦從古作述之大凡如東垣之補中益氣比枳朮萬全無弊矣然豈可謂枳朮之謬而禁不用哉

加味者加丹皮山梔子以山梔屈曲下行泄水改用茱萸炒黃連合方金也山梔亦不至泄水不若黃連運用在上且能達心胃之鬱耳